

欽定北山

卷五十二之五十七



文  
定  
士  
子

卷之三

七

北史卷五十二

唐

李

延

壽

機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葵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數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

可而親由是徵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徵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書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酈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邢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邢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邢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

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竿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取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鄆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朝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墳

庫稍幅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李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立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脰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璿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欲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

而遭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膳繆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

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駁頭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鬱結龍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墮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子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谷以萬兵拔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子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尙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力挺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子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晉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

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一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城東隣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飢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怒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一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

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  
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  
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  
姊妹責其閭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隨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打我時竟不來救  
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  
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尙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  
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  
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  
戍二百八十餘縣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

州已爲周守前隊一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  
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  
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  
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  
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歸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  
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  
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  
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  
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又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  
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隋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驟暴嘗拔刀逐紹義走入廡閉門拒之紹義初爲  
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  
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諫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  
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  
太寢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盈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  
益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發怒使召百年  
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  
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  
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掌不可開時年十四  
其父光自擘之乃閉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  
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紹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  
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研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間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嘆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圍與綽相撲搘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歟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

姉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驃馬趣仗不得入言自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頃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勅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豈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尙不然由是

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節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諂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荆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姉姉來迎臣臣卽入見姉姉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鶴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年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

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辨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嘗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竄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啟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

輶輶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  
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儀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  
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  
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効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  
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瘡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  
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  
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瘡疾獲免俱  
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